



致遠讀史管見卷第四

孝明

漢紀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
官立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沙前當神
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為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
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
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
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
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
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為有知虛廟
拓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

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為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皆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祭豈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從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主何以加諸

以李躬為三老相榮為五更上幸辟離遣使者安車迎老更

太學上侯于門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如之
如之
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五更南面禮亦

詳此禮即太學與辟離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離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離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鬻字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存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未足又建辟離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儔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相榮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

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圖畫中與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公迭居師保而闕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為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夏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羣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惡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讎疾學士陷害忠良媚眾沽權惟知有己而

其凶惡氣談固亦斷然獨出無敵者雖其一時當權傳勢取寵心固非之得聞則亦以發憤悲以相沮醜不願與之伍也豈若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榮死有顯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感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彼諂子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固未嘗亡特不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睚眦側媚以為容言所不

當言以爲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羞
惡未嘗亡故外方諂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誼而不悟其
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爲帝王
成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明來大抵
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
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
闢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爲沙門於是中國始
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
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
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爲而巫蠱之禍所由興也然此

特虛學之粗者今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
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
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闢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
此十數語略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
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
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
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
之士誦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
窮之固亦未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
挈裘而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
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

則佛因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為性耶則何乃
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
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虵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
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
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虵虎蚊
虻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其書論浩博千章萬句
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
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詖淫邪道不
可不闢者乎

廣陵王荆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
十可繼其末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荆之使巫祭祀祝
詛事發自殺

甚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刑平禍亂其賞
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
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為文
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
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為善
得譽及蒙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間自同秦養
乃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絕之而
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
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歟學經者
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
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
然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

悖逆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姿粹美克自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刑數施于諸弟魯有君子斯乃取斯其効相遠如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

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也既又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事洋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獄追逮
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考驗無實猶被
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怒獄吏莫恐諸所連及
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
內多所理出然終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羣議
皆以為冤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
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殺又
延及無辜囹圄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
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
若其所陷溺可勝計耶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飢疫衰耗敗破國分爲

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匈奴不過一再
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規遽信西羌巧說爲大
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致名將祭彤自殺而嘗爾
又使司馬班超使西域出奇降鄯善于闐復通西域三
十六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
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

漢紀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
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
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
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况

自開其漸乎長孫后譏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為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祿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顯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踈簡賈族為譏者豈年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孽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孽為子而譖陷宋氏詔廢慶為清河王立孽為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母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也馬后奉承陰姑織芥不失母養章而慈愛與譽此竇后之誦矣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等裕歉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乃譖害姪姊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位之三年始正椒闈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敞謂宋由妻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雉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履地皆芝也蓋數千萬不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偽造乎花卉可以染柱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集政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表安位冠羣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忘敬戒不亦昧於責難正救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集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
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

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止褒依禮舊典雜以五經識
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
月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
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
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
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
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頌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
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
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久
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
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

庶幾乎不大違矣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纒數
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
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
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

漢紀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竇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鵠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竇憲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
自奏請則人主以爲遠權推崇儒舊則士論以爲樂善使
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
也於頃暫而伸於久遠王莽以竇憲竊於前竇憲以此專
橫於後雖得意一時祇足自取其何利哉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遷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
捕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
文欽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
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
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
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敞所謂
愛而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可爲來世之監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爲不軌帝知其謀時朝臣莫不
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求得故
事珍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爲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慶已作

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以憂死繼奪心
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委
免三公刺殺宗侯仗鉞出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爪牙心
腹各有其人刺史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為之內主竇
氏根據遂生逆謀入主誠有意於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
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勅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
肅清宮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發揚豈非闕
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眾者
鈎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
開宦官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
每於斯焉

班固坐獄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為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顧所主
有賢否爾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宰相而不進
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
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
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
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
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釁則
又疊疊皆前日事固乃為憲實合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
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欺
者是故君子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諸閭於內其怨均也帝既

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柳
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
母實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
不復也此與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
人為皇太后追服喪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為太子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
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與尊信儒術友愛兄
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
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

帝病疾少子生始百日於其無迎立清河王慶宗不若善哉
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孺

漢紀

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祐太后猶臨朝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
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
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宗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
罪在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
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
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母
氏常隆閣丑得志接乎相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

漢紀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具得
狀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窳未必致旱既得
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間此可
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
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為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
帝大政勸使任用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
然後可以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
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營騎士各有差

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若夫制度則用異文以為萬家
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備位碌碌初無

調燮之方滿弭之道至於國用不足乃行蠲削亦昧於
以為出之計一何庸謬寒澁至此極也雖邈后節儉歲終
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侖子之半元會撤樂不陳充庭
車曾何救於大計之闕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為侖子充
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
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為兒戲也

鄧騭辭楊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騭
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
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為
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
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

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
雖辭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
幾於未明矣鄧騭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
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
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騭而起豈獨燭理未明
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滇零寇襲中鄧騭欲奔涼州并力北邊虞詡不可騭惡之會
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詡到官謁河內太守馬
稜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變策勿令有拘閔而已乃
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
者爲下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
是駭散

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非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
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
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
其變策使無拘閔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
之爲難鄧騭能薦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
惜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白手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騭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騭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
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惡得矣太后許之婦
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愚嘗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
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
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

任姒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女誠之長未深考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豫章之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郡人唐檀曰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囚蒙濤雨之應次嘗為滅逐疫依子罷元會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乖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夫所持者挾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廉帷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狂於見聞遂以災異為常事無復憂駭之意方乃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已下為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

乎中之理甚矣

揚震飲醜而卒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為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嬖倖損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為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費周廣謝憚依倚分威天下誼譁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譖愬遂致殺身若震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奈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

少味也

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勞緣以行之曰
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
苟得繼芥於東宮則斷以不疑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
見黜况有罪乎東漢逮孝安纔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
三太子初不以過失聞也嗚呼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
固不深念於斯哉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負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
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閹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
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
亦置冀大數將終而為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諱樹之而女孩
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丑國
無人焉為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耶

孝順

漢紀

司隸校尉虞詡劾奏中常侍張昉弄權專殺不報詔自繫獄
中常侍孫程張賢為上言謂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惡侵其類而喜黨其與人情皆然觀其好惡之邪正則賢
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
中常侍左右之相焉朱寵之視孫程張賢豈不愧耶使詡
所奏按有害於焉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
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為深可貶而程賢為

未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主維持
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
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誦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
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
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昏懦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
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祿耽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徵
勉強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
殿不屈庶蒙官稱不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
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旨悠遊自
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責

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夾直言正
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其志耶又曰以不贊之身怒
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
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英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
之見悅而不怒耶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
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關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
而已言行既已無關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
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
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為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為
不返者之規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
為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吉士目之故曰三人
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龍獻大珠還之

臣等論貢荔枝之害勅太官勿受善矣曷若勅嶺南勿貢以止其來之為嚴乎順帝還文龍大珠之獻善矣曷若亟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為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佞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測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冀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應乃罷却之仍坐薦者

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

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為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矜而足也故設顏子為問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為可乎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為山陽君

大任聖母也文王為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為孝爾太姒聖

母也。武王爲天子，亦以丕承文考爲烈爾。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乎祖宗。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慈鮮知太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爲不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爲甚。不可。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重，以知類言之，則爲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爲不仁。又况覆轍在前身，逢其難而憤憤焉，惟私愛之徇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爲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卒以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弃本而取末，今使一人外有丁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

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鑿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從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畀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應文免咎，苟歲月而去，則日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內之有闕也。積累以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羣才，亦由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

馭人羣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
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為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
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
世乃特開此一門絕人之世不為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
千貞既逆天理又以敗其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為之也不
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負數卑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
何乃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
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
而責諸不少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盡財用
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

燕華之乎

以梁商為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受
命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為則不必固辭如不能
為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
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
避確矣蓋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
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為褒成之不
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改義無所據矣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其親有以楊震事諫者乃止
大臣治大事當是時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弄權矣王
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亦何待宗親舉

以勸諫然後知哉龍若自為義不力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為則前在司空五年何不辭位而去及再為太尉且益久後中常侍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既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時官官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匪祭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爭也方之排陷忠良豈不霄壤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為非之事必不居其一矣使趙高恭顯張譏節甫輩皆能如是則生免刑誅死免嗔罵亦且其名不朽矣使人主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良賀之流則朝廷清明官職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

呼良賀其為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與之交友宦官是其龍中常侍張逵遠政楊定乃諸商及曹騰孟賁圖廢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妬之耳逵笑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逵等獄伏誅事所連染延及大臣者衆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著

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后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曹節曹騰孟賁之援是以諸卿不行也或曰諸商者張逵遠政楊定亦中常侍耳何為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

自有明黨騰節者用事之中常侍也遠政定者不得於
君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貴之縛即得釋而遠等之獄不能
免歟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貴愛其身以有為者
而自為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秋罪止首惡之義當
矣無亦稱舉堅韜伊戾以為戒乎

漢州刺史蘇章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曰噉論者曰
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享國漢業衰矣於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
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
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
則中外不為無人雖叢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
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質帝

漢紀

帝幼聰慧嘗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因置毒於羹
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太尉李固曰食羹餅令腹中悶得水向
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帝崩固伏尸號哭
推舉侍醫冀惡之固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
河王諱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諱說冀曰清河
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
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今固堅守前
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
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
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

右出街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之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名在弒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論以逆順衆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相帝

漢紀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為己害收固下獄死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己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歟

又况梁商之取冀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冀其從事李李梁冀頑虐凶暴繼父執柄固尚若斯終還固不去豈非恃門生故吏可久于位取雖有昌言至計皆不敢納竟無所就以蹈危禍心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謂樊英曰夷惠之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亦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淫惡當梁冀方盛之時冀凶惡姦險不辨臧否李固杜喬皇甫規朱穆陳蕃張綱黨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公忠正直為漢賢臣則摧陷誅鋤不遺餘力至其妻穢德暴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

氏宗親靡不貴顯其意以為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己有害吾妻雖畜豎奴不能為吾毒也於己有害則雖賢且才必推陷誅鋤之不能為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卧内威權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周舉之同為公卿夾輔漢室之為榮乎抑為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之所圍執覆宗絕祀之為美乎朱穆狼狽極諫冀報曰然則僕無一可聖其迷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為右族得權柄者猶不知戒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崔寔曰凡為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石德教與平之梁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

為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究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効耳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為善也子產雀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臯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為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豈仁之道哉

案漢書國都尉張負初到官時蒙遺良馬今漢書不載前此八都尉率好貨為荒惠及與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公長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卿大夫而廉具僚羣辟服矣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則反是歷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擾之比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紀而以濟一己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安邊境服夷狄張負之事可以鑒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為侯

自孝和除策憲孫程靖消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
去二效凶立一人主三公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
所與計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已者又
有授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
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削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
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其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
治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
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略法三代委任宰
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表明園書著李曇帝徵之皆不就帝下
詔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因於幽閣以被鞫面言患眩疾不
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名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
而不過其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
紂若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
肱獨蒙圖形以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桓帝者昔明帝常侍
之君耳無所用見也桓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不
使畫者圖之歟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
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
自及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
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坐免歸雲乘竟
死於獄大尉黃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者必亡其國相帝何以不亡曰漢室不長則既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才之心其親安布滿州郡辜推貪殘甚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之本也兩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耶則漢已亡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太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此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一人下獄被誅瓊乃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耳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

以也夫

左伯也勝為河東守及以長京北請岐耻之即日弃官西歸唐衛元琬為京兆尹與政有隙收岐家寶器殺之岐逃歸四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地產諸唐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厄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後者趙岐耻事閹人之兄弃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繫身於河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復獲僅乃得免詩云我瞻四方威威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玩心五子鈔粹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千有餘年嗚呼其亦賢矣哉

長沙賊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年馮緄重將

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皆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大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臧撫至則平先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決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綱緄日降千賊月弭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震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百姓之清心者莫甚於守長貪殘破害切已然得人以任

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勸矣矣太尉黃瓚嘗舉持節巡行各州護駕從事胡廣嘗自同都官矣三公嘗嘗實數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但委用稱職如艾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虺蛇而已耳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殺亂雖喬滂景秉朝劾千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六河之質則皆濁

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為於淺而忽清猶地
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
自古未有河青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
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
眾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滓汙之處則萬里停滯未
嘗濁也而倭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效臻
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愛民之
政故效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祠享要
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創垂不正之所
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甚然漢

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
蔽之民矣當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相靈稍有世祖顯
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廷
武永平之盛矣惟讎疾賢士而斷喪之也故宦官蠱惑內
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為知己者用
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
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已
自同寒蟄此罪人以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
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意恨
待之彌厚

或問劉勝。帝嘗所處。勳賢曰。勝賢也。密。論。南。揚。以。多。因。非常之所及。然勝之行深。治靜退。可為星居之式也。一。守待。以。帝。下。不。聽。耳。豈。豈。吾。薦。善。紀。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許焉。子文為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二計之。則。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偶。王。豈。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正。而。耻。同。寒。蟬。必。將。踊。躍。而。効。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為。失。己。失。人。之。戒。也。

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相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者矣。楊喬應徵而出。已乖隱。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其。帝。欲。以。女。妻。之。以。死。內。免。難。以。言。智。矣。天。聰。姻。帝。女。其。親。為。貴。城。巧。不。為。時。以。故。賢。

哲。之。難。之。然。帝。女。不。下。嫁。帝。前。安。適。故。仁。明。之。君。也。士。有。從。之。者。則。未。有。憎。嫌。亦。惡。如。楊。喬。之。人。相。帝。以。為。君。至。此。猶。不。思。其。故。耶。

帝崩

詳考相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而其矣。政惡。德盈。溢。簡。然。帝。怒。嗟。後。世。恨。疾。相。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弃。漢。而。使。之。君。耶。抑。又。謙。不。或。以。至。是。也。或。曰。相。帝。之。誅。也。豈。無。取。曰。相。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可。途。耳。冀。其。無。取。於。帝。者。特。緣。考。死。太。令。而。忤。心。去。門。徐。璜。帝。始。以。不。平。又。欲。殺。中。即。登。香。畫。而。身。入。以。相。帝。於。是。相。帝。之。為。也。計。我。友。也。主。之。計。請。帝。司。其。也。一。者。也。也。之。也。

其命

如亡

治

寶武議古

以宗室之員

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

寶武以父之

如周霍之立又宣戒憲冀

台輔胡廣

劉氏既非帝志且

欲恩出於己其

何足算者武以學行

時有不受耻身族遽

致堂讀史人言

